

余華

蘭尾

我的父親以前是一名外科醫生，他體格強壯，說起話來聲音洪亮，經常在手術台前一站就是十多個小時，就是這樣，他下了手術台以後臉上仍然沒有絲毫倦意，走回家時腳步咚咚咚咚，響亮而有力。走到家門口，他往往要先站到牆角撒一泡尿，那尿沖在牆上唰唰直響，聲音就和暴雨沖在牆上一樣。

我父親在他二十五歲那年，娶了一位漂亮的紡織女工做自己的妻子，他的妻子婚後第二年就給他生下了一個兒子，那是我哥哥，過了兩年，他妻子又生下了一個兒子，這一個就是我。

在我八歲的時候，有一天，精力充沛的外科醫生在連年累月的繁忙裏，偶爾得到了一個休息之日，就在家裏舒舒服服地睡了一個上午，下午他帶着兩個兒子走了五里路，去海邊玩了近三個小時，回來時他肩膀上騎着一個，懷裏還抱着一個，又走了五里路。吃過晚飯以後天就黑了，他就和自己的妻子，還有兩個孩子，坐在屋門前的一棵梧桐樹下，那時候月光照射過來，把樹葉斑斑駁駁地投在我們身上，還有涼風，涼風在習習吹來。

外科醫生躺在一張臨時搭出來的竹床上，他的妻子坐在旁邊的藤椅裏，他們的兩個孩子，我哥哥和我，並肩坐在一條長凳上，聽我們的父親在說每個人肚子裏都有的那一條闌尾，他說他每天最少也要割掉二十來條闌尾，最快的一次他只用了十五分鐘，十五分鐘就完成了—次闌尾手術，將病人的闌尾喇的一下割掉了。我們問：「割掉以後怎麼辦呢？」

「割掉以後？」我父親揮揮手說，「割掉以後就扔掉。」

「為什麼扔掉呢？」

我父親說：「闌尾一點屁用都沒有。」

然後父親問我們：「兩葉肺有什麼用處？」

我哥哥回答：「吸氣。」

「還有呢？」

我哥哥想了想說：「還有吐氣。」

「胃呢？胃有什麼用處？」

「胃，胃就是把吃進去的東西消化掉。」還是我哥哥回答了。

「心臟呢？」

這時我馬上喊叫起來：「心臟就是咚咚跳。」

我父親看了我一會，說：「你說的也對，你們說的都對，肺、胃、心臟，還有十二指腸、結腸、大腸、

直腸什麼的都有用，就是這闌尾，這盲腸末端的闌尾……你們知道闌尾有什麼用？」

我哥哥搶先學父親的話說了，他說：「闌尾一點屁用都沒有。」

我父親哈哈大笑了，我們的母親坐在一旁跟着他笑，我父親接着說道：

「對，闌尾一點用都沒有。你們呼吸，你們消化，你們睡覺，都和闌尾沒有一點關係，就是吃飽了打個嗝，肚子不舒服了放個屁，也和闌尾沒關係……」

聽到父親說打嗝放屁，我和我哥哥就咯咯笑了起來，這時候我們的父親坐了起來，認真地對我們說：

「可是這闌尾要是發炎了，肚子就會愈來愈疼，如果闌尾穿孔，就會引起腹膜炎，就會要你們的命，要你們的命懂不懂？」

我哥哥點點頭說：「就是死掉。」

一聽說死掉，我吸了一口冷氣，我父親看到了我的害怕，他的手伸過來拍了一下我的腦袋，他說：

「其實割闌尾是小手術，只要它不穿孔就沒有危險……有一個英國的外科醫生……」

我們的父親說着躺了下去，我們知道他要講故事了。他閉上眼睛很舒服地打了一個呵欠，然後側過身

來對着我們，他說那個英國的外科醫生有一天來到了一個小島，這個小島上沒有一家醫院，也沒有一個醫生，連一隻藥箱都沒有，可是他的闌尾發炎了，他躺在一棵椰子樹下，痛了一個上午，他知道如果再不動手術的話，就會穿孔了……

「穿孔以後會怎麼樣？」我們的父親撐起身體問道。

「會死掉。」我哥哥說。

「會變成腹膜炎，然後才會死掉。」我父親糾正了我哥哥的話。

我父親說：「那個英國醫生只好自己給自己動手術，他讓兩個當地人抬着一面大鏡子，他就對着鏡子裏的自己，就在這裏……」

我父親指指自己肚子的右側，「在這裏將皮膚切開，將脂肪分離，手伸進去，去尋找盲腸，找到盲腸以後才能找到闌尾……」

一個英國醫生，自己給自己動手術，這個了不起的故事讓我們聽得目瞪口呆，我們激動地望着自己的父親，問他是不是也能自己給自己動手術，像那個英國醫生那樣。

我們的父親說：「這要看是在什麼情況下，如果我也在那個小島上，闌尾也發炎了，為了救自己的命，我就會自己給自己動手術。」

父親的回答使我們熱血沸騰，我們一向認為自己的父親是最強壯的，最了不起的，他的回答進一步鞏固了我們的這個認為，同時也使我們有足夠的自信去向別的孩子吹噓：

「我們的父親自己給自己動手術……」我哥哥指着我，補充道：「我們兩個人抬一面大鏡子……」

就這樣過了兩個多月，到了這一年秋天，我們父親的闌尾突然發炎了。那是一個星期天的上午，我們的母親去工廠加班了，我們的父親值完夜班回來，他進家門的時候，剛好我們的母親要去上班，他就在門口告訴她：

「昨晚上一夜沒睡，一個腦外傷，兩個骨折，還有一個青霉素中毒，我累了，我的胸口都有點疼了。」

然後我們的父親捂着胸口躺到床上去睡覺了，我哥哥和我在另一間屋子裏，我們把桌子放到椅子上去，再把椅子放到桌子上去，那麼放來放去，三四個小時就過去了，我們聽到父親屋子裏有哼哼的聲音，就走過去湊在門上聽，聽了一會兒，我們的父親在裏面叫我們的名字了，我們馬上推門進去，看到父親像一隻蝦那樣彎着身體，正齜牙咧嘴地望着我們，父親對我們說：

「我的闌尾……哎……疼死我了……急性闌

尾炎，你們快去醫院，去找陳醫生……找王醫生也行……快去，去……」

我哥哥拉着我的手走下了樓，走出了門，走在了胡同裏，這時候我明白過來了，我知道父親的闌尾正在發炎，我哥哥拉着我正往醫院走去，我們要去找陳醫生，或者去找王醫生，找到了他們，他們會做什麼？

一想到父親的闌尾正在發炎，我心裏突突地跳，我心想父親的闌尾總算是發炎了，我們的父親可以自己給自己動手術了，我和我哥哥就可以抬着一面大鏡子了。

走到胡同口，我哥哥站住腳，對我說：

「不能找陳醫生，也不能找王醫生。」

我說：「為什麼？」

他說：「你想想，找到了他們，他們就會給我們爸爸動手術。」

我點點頭，我哥哥問：「你想想讓爸爸自己給自己動手術？」

我說：「我太想了。」

我哥哥說：「所以不能找陳醫生，也不能找王醫生，我們到手術室去偷一個手術包出來，大鏡子，家裏就有……」

我高興地叫了起來：「這樣就能讓爸爸自己給自己動手術啦。」

我們走到醫院的時候，他們都到食堂裏去吃午飯了，手術室裏只有一個護士，我哥哥讓我走過去和她說話，我就走過去叫她阿姨，問她為什麼長得這麼漂亮，她嘻嘻笑了很長時間，我哥哥就把手術包偷了出來。

然後我們回到了家裏，我們的父親聽到我們進了家門，就在裏面房間輕聲叫起來：

「陳醫生，陳醫生，是王醫生吧？」

我們走了進去，看到父親額上全是汗水，是疼出來的汗水。父親看到走進來的既不是陳醫生，也不是王醫生，而是他的兩個兒子，我哥哥和我，就哼哼地問我們：

「陳醫生呢？陳醫生怎麼沒來！」

我哥哥讓我打開手術包，他自己把我們母親每天都要照上一會的大鏡子拿了過來，父親不知道我們要幹什麼，他還在問：

「王醫生，王醫生也不在？」

我們把打開的手術包放到父親的右邊，我爬到床裏面去，我和哥哥就這樣一裏一外地將鏡子抬了起來，我哥哥還專門俯下身去察看了一下，看父親能不